

长腿叔叔

「美」简·韦伯斯特 著

处处充满阳光笑声，
时时洋溢温馨情感；
一个女孩认真求学、
一位叔叔解囊相助；
最后才发现，
原来彼此一直是对方追寻的唯一……

JEAN WEBSTER
(1876 ~ 1916)



长腿叔叔

DADDY LONG LEGS

[美]简·韦伯斯特-著
艾 柯-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长腿叔叔/(美)韦伯斯特(Webster, J.)著;艾柯译.—
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2008.3
ISBN 978-7-5309-5184-2

I.长… II.①韦…②艾… III.书信体小说-美国-现代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25841号

长腿叔叔

出 版 人	肖占鹏
作 者	(美)简·韦伯斯特
责任编辑	田 昕
装帧设计	弘文馆·董 磊
出版发行	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24开(890×1060毫米)
字 数	110千字
印 张	8.5
书 号	ISBN 978-7-5309-5184-2
定 价	26.00元

导读：一生做一次孤儿

艾 柯

大多数人一出生就被无所不在、理所当然的爱包裹着。

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毫无疑问，顺理成章。人们视生命中所有的事为理所当然。

但是，终于有一天，当青春的热潮荡起，叛逆的种子萌发，我们的视角却开始倾斜了。我们开始想逃离无所不在，怀疑理所当然，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因此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

我害怕的是，当爱无所不在时，或者在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中，却丧失了爱的感觉。人性中天然有爱的因子，可是这种爱的潜能却于幼小时在父母的过分呵护下，就被扼杀了。

与其这样，不如尝试着做一次孤儿——一生尝试着做一次。

海伦·凯勒在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如果每个人在他的初始阶段患过几天盲聋症，这将是一种幸福。黑暗会使他更珍惜视觉，哑默会教导他喜慕声音。”

同样的，我想，如果每个人在他人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尝试做一次孤儿，或许也是一种幸福，孤独使我们能更珍惜相聚，隔绝会告诉我们如何去爱。无独有偶，据说在一些佛教国家，男人一生中要进寺庙做一次和尚，其意是体验苦修和顿悟，这种感觉也许能让人一生都慈悲为怀。

对于无所不在的亲情来说，尝试做一次孤儿，首先要学会舍弃。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测验：把自己最心爱的七样东西按顺序列在纸上，既可以是亲人和朋友，也可以是一件事或物，然后，按顺序自己选择——放弃——残酷的选择。虽然是一种心理模拟，但那种痛楚却像真的要割舍一样隐然在心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实际上竟然有如此之多不能割舍的东西。

当一切不可避免都被舍弃、回归为零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重新开始，需要重新建立联系（在《小王子》一书中，在那只等爱的狐狸心目中，爱就是驯养，而驯养的意思就是“建立某种联系”），需要学会爱与被爱——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和感悟生命中那些曾经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。

在此我所谓的放弃并不是一种生存状态，而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是一种在缺失爱的状态下体味爱，在被亲人放逐的情形下感悟亲情。

同样的，一生中做一次孤儿并不是要在生活中真正发生什么。现实意义的孤儿，面对着一切不可挽回的局面时，那种伤痛将永远铭记在心中。而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一种心灵体验，做一些假设，假设我们一生下来就无依无靠，假如我们有一天突然失去了许多，而把自己推向心灵的孤寂状态。

孤儿的感觉并不好，然而人们常常并不感谢我们所拥有的，却留恋已经丧失的，这正是人的悲哀和缺陷所在。于是，一生做一次孤儿的体验也就变得非常的必要了。

那些生活在幸福和爱中的人们常常抱怨，他们得不到任何爱，于是他们反抗，他们出走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爱。

一无所有后才会无所不有，失去后才会珍惜所有，学会施予才懂得感恩，这是我在《长腿叔叔》中所读到的更多的东西。

每个女孩子在看了《长腿叔叔》后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孤儿，羡慕那种无拘无束和自由放任的生活，幻想着也能够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——长腿叔叔。然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生活需要奇迹，而最大的奇迹就是你自己。

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亲笔写封信，无论他们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—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也就达到了我们出版这本书信体小说的目的了。



DADDY LONG LEGS

长腿叔叔

忧郁的星期三

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真的是糟糕透顶——一个在忧虑中等待、勇敢地忍耐后，却忙一忙就又忘记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每层地板都必须光洁照人，每张椅子都要一尘不染，每条床单都不可以有半条皱褶。还要把97个活蹦乱跳的小孤儿梳理一遍，给他们穿上上好浆的格子衬衫，并且一一嘱咐他们要注意礼貌。只要理事们一问话，就要说“是的，先生”“不是的，先生”。

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日子，可怜的乔若莎·艾伯特，作为孤儿院里最年长的孤儿，当然更加倒霉。不过，这个特别的星期三，跟往常一样，终于也挨到头了。乔若莎逃出了厨房，她刚在那里为访客们做了三明治，转到楼上完成她每天的例行工作。她负责第六室，那里有11个4岁到7岁不等的小东西和11张排成一行的小床。乔若莎把他们都叫来，帮他们整理好皱巴巴的衣服，抹干净鼻涕，排成一行，然后领着他们往餐室走去，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半个小时，喝牛奶，吃面包，再加上梅子布丁。

她疲惫地跌坐在窗台上，把涨得发疼的太阳穴靠着冰冷的玻璃。从早晨5点钟起，她就手脚不停地忙碌，听从每个人的命令，不时被神经兮兮的

女监事臭骂，或催得晕头转向。李皮太太在私底下，可不是像她面对理事们和来访的女士时表现得那样冷静，一副庄重的模样。乔若莎的目光掠过孤儿院高高的铁栏杆外边一片上了冻的开阔草地，望到远处起伏的山峦。山上散落着的村舍，在光秃秃的树丛中露出房舍的尖顶。

这一天过去了，就她所知，应该算是圆满落幕了，没有出现什么差错。理事们与参访团已经绕过一巡，听取了汇报，喝过茶，现在，正要赶着回到自家温暖的炉火边了，起码要再过一个月才会想起他们照管的这些磨人的小东西。乔若莎倾身向前，好奇地看着那一连串马车与汽车挤挤挨挨穿过孤儿院的大门，不禁一阵渴望。

幻想中，她跟着一辆又一辆车，来到坐落在山坡上的一栋大房子里。她想象自己穿着一件貂皮大衣，带着天鹅绒装饰的丝织帽子，靠在车座上，漫不经心地向司机说：“回家！”不过一到家门口，整个想象都变得模糊了。

乔若莎有个幻想——一个李皮太太说要是不小心点，她就会惹上麻烦的幻想。但是，不管她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，都无法带领她走进那扇自己渴望进入的大门，她只能停留在门廊上。可怜的充满了冒险心的小乔若莎，在她17年的岁月里，从未踏入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。她无法想象，其他没

有孤儿干扰的人们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

乔……若……莎……艾……伯……特

有人要……你

去办公室，

而我想啊，

你最好动作快一点！

汤米·狄伦，刚加入唱诗班。他唱着走上楼梯，从走廊这头走向第六室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。乔若莎将思绪从窗外拉回来，好面对生活里的麻烦事。

“是谁叫我？”她打断汤米的咏唱，急切地问道。

李皮太太在办公室，

我觉得她好像火很大，

阿……门！

汤米依然虔诚地吟诵着，他的腔调不完全是那么幸灾乐祸。就算是心肠最硬的小孤儿，对一个做错事的姐姐要被叫去见那个讨厌的女监事时，还是会表示相当同情的。况且汤米挺喜欢乔若莎的，虽然她有时候使劲扯他的胳膊，给他洗脸时几乎把他的鼻子给擦掉了！

乔若莎默默地去了，额头上出现了两道皱纹。会是哪里出了差错？三明治切得不够薄？还是有壳掉在杏仁蛋糕里？还是哪个来访的女士看到苏西·华生袜子上的破洞了？还是……唉，糟糕！是不是那个六号房里的顽皮的小宝贝把调味酱倒在理事身上了？

又长又低的长廊已经关了灯，当她下楼时，最后一个理事站在那儿，正要离开。在办公室敞开的门里，乔若莎只看了一下这个人，感觉好高高高。他正朝院外等着的一辆汽车招手，当汽车靠近时，刺眼的车灯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大厅的墙上，影子把手脚都滑稽地拉长了，从地板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墙壁上。他看起来真像个人们俗称的“长腿叔叔”——一只晃来晃去的大蜘蛛。

乔若莎紧锁的眉头舒展开，轻松地笑起来。她是个天性乐观的人，一点



小事都能把她逗乐。从使人感到压抑的理事身上发现笑料，确实是一件意外的好事。这段小插曲使她高兴起来，让她进办公室去见李皮太太时，脸上还挂着一丝笑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女监事也在对她笑，就算不是真的在笑，至少也还算和蔼。她几乎像对待来访的客人一样满面喜悦。

“乔若莎，坐下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”

乔若莎跌坐到最近的一张椅子上，屏息以待。有汽车在窗外驶过，闪光照过窗户。李皮太太望着远去的车子，问道：

“你注意到刚走的那位先生了吗？”

“我看到了他的背影。”

“他是我们最富有的理事之一，向孤儿院捐了很多钱。但他特意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姓名。”

乔若莎的双眼微微张大了。她不太习惯被女监事叫到办公室，讨论理事们的怪癖。

“这位先生已经关照过孤儿院的几个男孩子。你记得查理·班顿跟亨利·弗里兹吧？他们都是被这位先生……这位理事，送去上大学的。两人都很用功，用良好的成绩来回报他慷慨的资助。这位先生从不要求其他的

报偿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他的仁慈仅限于对男孩子，我从未能让他对女孩们留一点心，不论她们有多么出色。我可以这样说，他一点也不在乎女孩子。”

“是的，女士。”乔若莎喃喃答道，此刻似乎应该要答点什么。

“今天的例会里，有人提起你的前途问题。”

李皮太太略微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下去，让她的听众感到神经紧绷，非常痛苦。

“通常，你知道的，孩子们过了16岁以后就不能留下来了，不过你算是个特例。你14岁读完孤儿院的课程，表现良好——我不得不说，你的操行并非一向优良——由于你的表现，我们让你继续读村里的高中。现在你也快毕业了，我们不能再负担你的生活费了。就这样，你已经比其他人多享受了两年教育。”

李皮太太全然无视乔若莎这两年为了她的食宿，已经工作得很卖力了。永远都是孤儿院工作第一，功课摆在第二位。遇到像今天这种日子，她就得留下来打扫卫生。

“我刚才说了，有人提出你的前途问题，会上讨论了你的表现——彻

彻底地讨论了一番。”

李皮太太用一种责备的眼光盯着她的犯人，而这个囚犯也表现出一副有罪的样子，倒不是因为她真的记得做过什么坏事，而是觉得李皮太太似乎认为她应该要这样。

“当然啦，以你来说，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就行了，不过你在学校里，某些科目表现突出，英文写作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。你们学校的理事——普查德小姐，正好在参访团里，她跟你的作文老师谈过，为你说了一番好话。还读了你的一篇作文——题目是《忧郁的星期三》。”

这回乔若莎可真的知罪了。

“我听说，你嘲笑这个把你养大，为你做了这么多的孤儿院，没有表示出一点感激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嘲弄，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被原谅。不过，幸亏……先生，就是刚走的那位，表现出了不很强的幽默感。就因为那篇不中肯的文章，他愿意让你去念大学。”

“去念大学？”乔若莎的眼睛睁得好大。

李皮太太点了点头。

“他留下来和我讨论了条件，很不寻常的条件。让我说，这位先生真